



赤腳的星期四島女孩

藍乃才（攝）



Up in regions equatorial 位於赤道之區/Blessed with scenery piscatorial 漁光風貌得天獨厚/Is an island known to fame 島嶼之聞名來自/Pearlers live and pearling thrives there 採珠工業興旺採珠人此地為家/Coloured races live in hives there 各色民族群居這兒/White men only risk there lives there 白人只為冒險而來/Thursday Island is its name 它的名字是「星期四島」

這是一首描寫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星期四島」的詩歌。

位於南緯十度三十四分、東經一百四十二度十三分的「星期四島」（Thursday Island），英文簡寫TI，是澳大利亞最北面的島嶼。它是介乎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幾內亞之間的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上的小島。島上居民以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為主。若不是一次探險遊輪之旅，很難想像有機會跟這小島結緣。

我們乘坐的探險遊輪「獵戶座」ORION，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抵達星期四島。儘管遊輪的工作人員登岸前已經預告，周日的星期四島除了酒店餐廳外，其餘商店包括雜貨店，將全部休業。

但我們還是很想去看看，到島上的最高點，想像一百多年前的盛世、二百艘雙桅四角帆船停泊星期四島的畫面。然後，大批日本、馬來亞、印度的採珍珠工人來到此地。日復一日，討生活的採珠女在托雷斯海峽陰鬱的水域裡生活；運氣好的日子採到藏珍珠的貝，更多的時候是與海洋搏鬥，也許受傷，也許賠上性命。

星期四島還有一個傳奇故事。二次大戰期間，面積只有三點五平方公里的星期四島是托雷斯海峽的軍事總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軍事基地。但日軍只在一九四二年對該島進行過一次轟炸，也是唯一的一次；毗鄰的號角島（Horn Island）卻遭受連番轟炸。人們普遍相信，星期四島在大戰中倖免於難，是因為島上的日本墓園，埋葬了數百名當年漂洋過海到這兒討生活的採珠女。

大戰結束後，居民回到島上安居，又恢復了古老的傳統——赤腳。島民相信，先祖的魂一直留在島上守護後人。赤腳是對祖先尊重的表示。

星期四島是我們這次航程從印尼進入澳大利亞的第一停靠港。星期四島是澳大利亞昆士蘭省一個特殊的行政區域，所有持電子旅遊簽證的旅客，必須出示電子簽證的打印本，方可從星期四島入境澳大利亞。可我在網上申請電子簽證時，給系統隨機抽樣做進一步審查。當我根據指示，在十二小時後進入系統查看審查結果，簽證批了，但不能打印。

情急之下，只好致電澳大利亞香港領事館求助。衷心感謝領事館簽證部的同事。問題最終解決了。

星期四島，成為航程中難忘的一站。



## 草坪讓不讓踩

公園的草坪讓不讓踩，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個疑問。所以如此，是因為我曾被轟出過草坪。那是幾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去北京住家附近的龍潭公園散步，為了觀賞

草坪中一株綻放的桃花，剛剛邁進草坪幾步，就被一位年輕人趕了出來。原來他是被公園僱傭看守草坪的。他客氣地對我說：「草坪不許踩！」我只好走出來。那之後我發現，幾乎北京所有公園的草坪邊上，都插着「請勿踐踏」的牌子。由此我心中產生了一個疑問：草坪真的不許踩嗎？

我曾在韓國呆過幾年，但沒有注意過這個問題。去年，我又有機會去韓國，下榻首爾晉拉子酒店，它位於市廳前廣場的南側，二十幾層，我們住在十五層，居高臨下，整個廣場盡收眼底。這個廣場不小，但過去主要用來疏導交通，五個路口來往的各種車輛，在這裡轉幾個彎之後，就

貴所容。也許是坎珂多難的命運，造就了一代曠世奇才。徐清在他走出囚籠之後，將自己交付給了藝術，把書畫作為生命的唯一寄託。然而，徐清作為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里程碑式的大師，歷代都不乏知音。明末清初傑出的書家陳洪經曾慕名來此，「住就是數年，並書題齋號。文學家袁宏道無意中讀到了他的這件，驚呼：『夜半光芒驚鬼神』。鄭板橋對其推崇備至，曾刻一印章，自稱為『青藤門下走狗』，對徐清是崇拜到底了。風雨裡，青藤依然。

事實上，將書「讀厚」，更是為了培養讀書人自我的融會貫通、觸類旁通能力。王蒙在釋「通」時這樣說過：「『通』也是中國古代的話，『通』是指你懂得自然科學的道理，也能用它來解決人文科學的一些問題；你懂了西方世界的許多事情，你也可以通過它來更好地理解東方世界發生的事情；能夠融會貫通於古今、中外、東西、文理之間，而且要觸類旁通，因為有些道理有某些一致性。一無獨有偶，一些外國企業家表示，中國內地大學生外語很好，但缺乏對不同國家文化的理解。外資企業的員工往往來自不同世界各地，只有對那些各個民族的文化有深刻理解的管理者才能夠把這些文化背景迥異的員工整合成一個高效率的團隊。而了解一個民族最好的途徑就是在把書「讀薄」的同時，去把書「讀厚」。

「讀厚」是一門學問、一門藝術，其真諦和要義唯在於：由「薄」而「厚」，再由「厚」而「薄」，如此循環往復，則境界全出。因為如此這般，閱讀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

## 「讀薄」與「讀厚」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曾經說過，讀書的真功夫在於「既能把薄的書讀成厚的，又能把厚的書讀成薄的」。華羅庚這番對讀書的獨到觀察，頗耐人尋味。

「讀薄」與「讀厚」，雖然有着相同點，譬如都離不開讀，都要聚精會神、一以貫之地讀，都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思考着讀，等等，但終究取向不同、方法不同。從取向上說，「讀薄」偏重於求深度，「讀厚」則偏重於求寬度；從方法上說，「讀薄」需要開掘、「蒸餾」，「讀厚」則需要拓展、雜糅。

將書「讀薄」，自是一樁苦差使。曾從報上讀到這樣一段文字：有人在外國某名校進修時，每周都被要求閱讀一本中世紀的哲學巨著，一周大概得讀上一千頁。到了周末，要把哲學論文縮寫成薄薄的兩頁。過程大致如下：首先把書的內容縮減為二十頁，然後再減到十頁，五頁，最後只剩下二頁。所有無關緊要的旁枝末節統統去掉、縮減，只留下最根本、最重要的兩頁。到了下一周，又從另一部鴻篇巨製開始。這樣一來，所讀過的哲學思想和意識理念自然在腦海裡留下了印象。「讀薄」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過濾、不斷凝練、不斷濃縮、不斷「蒸餾」的過程，也就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直達事物的本質的過程。這般讀書，每讀一本，就能獲得「雁過留聲」、「水過留迹」的效果，長此以往，其作用

和意義不言而喻。據記載，青年時期的陳寅恪去拜見歷史學家夏曾佑。夏見到陳後，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沒得讀了。」陳寅恪一直读到晚年才發現：中國的古書儘管浩如烟海，但是追根求源，只不過數十種而已。其他不過是衍生品。無論夏曾佑抑或陳寅恪，有這般深刻的體會，不亦緣於其將書「讀薄」的功夫嗎？錢鍾書亦然，有一次，國家要黃永玉畫一幅《鳳凰涅槃》作為禮物送給日本，訪問團團長王震關照黃永玉寫一個「鳳凰涅槃」的文字根據。在翻遍資料、訪誨人而不得之時，黃想到了錢鍾書。錢告訴他：「這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編出來的一首詩的題目。三教九流之外，古羅馬錢幣上有過浮羅紋樣，也不是羅馬的發明，可能是從希臘傳過去的故事，說不定和埃及、中國都有點關係。這樣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第三本裡可以找到。」黃永玉依言果然一找就解決問題。錢鍾書的這番檢索本事，除了博聞強記，還不緣於其「讀薄」而博觀約取之功？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 我和我先生

我和先生相識整整二十一年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覆蓋了我生命中一半的生活。從鄭重其事地向別人介紹說這是我先生，到已經習慣於叫他老公，這就是距離感從有到無的過程。

生活有時候像一個會慢慢改變人形象的鏡子，照出的人已不是當年的樣子。記得剛認識老公的時候，覺得他特別高大，在越秀公園玉羊塑像前照的一張相片，有如一株碩長而挺拔的松樹，那年輕而又不失成熟的氣質，令我傾心；而今我眼中的他，卻不像過去那樣高大了，難道是他變矮了，抑或是我長高了？時光的刻度真是奇妙，誰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談朋友的日子總是迷人而美好的，那是讓心永遠微笑的回憶。走進圍城，才是真正過家家的開始。二十年了，對老公的性格算是了解了，做了先生的他有默默的細心卻也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粗心或粗放，做了爸爸的他有超乎尋常的責任感和愛心。雖然他性格的底色還是那麼沉靜穩重，但是在十七年婚姻生活中，我們都已「原形畢露」，他習慣於忍讓的作風終於經不住我那種時不時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溝通作風，而必然將兩人帶到實話實說的境地，屢屢抱着「好男不和女鬥」觀念的他終於放下了男人的面具，而袒露了一個人的思想的原野，哪裡有草，哪裡有花，哪裡是不毛的荒蕪，哪裡是永遠會冒出泉水般的有說不完的話題，我知道了自己的丈夫，他看似隨和，但也極其認真，他絕不附和你，除非他真的說錯了什麼，他會認賬，所以他說的話倒都是真的，水分很少。因為我欣賞誠實多於表面的「和諧」（那往往是以互相並不交流為代價的），所以我喜歡這種同中存異的交流狀態。

二十年了，老公依然不常甜言蜜語，所以才會偶爾一句，夠我受用半天。我是很愛給人過生日的人，每次唱起生日歌恐怕比過生日的還激動。我也希望我的愛人能記得並重視自己的生日。經過這麼多年的薰陶，在我已經進化到了告訴自己不要抱太高期望之時，他卻修成正果，知道正式慶祝一番的「儀式」了。而此時的我已經慢慢悟到與其過好一個儀式上的生日，不如每一天過得問心無愧。在一個商業社會裡，其實生日在很多時候是過給別人看的；不過老公對父母生日兄弟生日也開始真的上心，有時候我身體不好，老公還會買一束鮮花捧到我面前，令人溫暖，這也不能不說是受我喜歡「製造驚喜」的影響而「近朱者赤」的結果。

老公在浪漫這一課算是畢業了，可我在他的「管理優選法」一課卻似乎永遠學不了業。他的頭腦經過數學本科、計算機碩士和管理信息系統博士的訓練後，有如一架嚴謹的電腦，任何要做的事經他一過濾，最多五秒走向它要去的方向。但現在變化很大，廣場經過改造，鋪上草坪，按上裝飾，成為市民休閒的場所。我最欣賞的是那片草坪，像一片綠色的絨毯，鋪展在偌大的廣場上，兒童在上面盡情玩耍，青年男女半躺半坐竊竊私語，彷彿一幅優美的水彩畫。我們到達的當晚，廣場上燈光閃爍，草坪中間的舞台上，歌舞演出精彩紛呈，觀眾圍滿四周的草坪，有的人還隨着樂曲跳起舞來。我看着這光景，心中不禁又自問：草坪到底讓不讓踩？

在此前一年，我和老伴還去過多倫多，看望女兒一家。女兒家門前就是一片草坪，孩子們可以在上面騎車，還可以在上面踢足球。一次我們去郊區海公園，進門越過一個小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大草坪，綠茵茵，水汪汪，令人心曠神怡。我們踏着鬆軟的草，走到草坪中心，那是一個巨大的楓葉圖案，四周還配有多座雕刻，引來遊客照相留念。還有一次，我們和女兒、外

孫女出遊，去了安大略湖畔的中心島公園，那裡不僅風光秀麗，草坪就更大，任孩子們和年輕人蹂躪嬉戲，沒有人阻止。我心中的疑問又蹦出來：草坪難道真的不能踐踏？我常常給自己這樣解釋，中國草坪的草種可能不如外國，中國人又多，經不起隨意踐踏。但有時也心生矛盾，正是因為人多，如果公園的草坪開放，公園的活動面積就會增加，就不會再那麼擁擠，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玩兒得更快活，不是嗎？

正當疑問未解之時，近日央視《朝聞天下》報道說，上海世博會場館建設進入最後階段，園區內將建成大片的草坪，迎接成千上萬的參觀者。報道特別強調，這些草坪不怕踐踏，可任遊客自由休閒。聽到這個消息，我的疑問有了答案：中國的草坪也是可以踩的。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就會看到，在我們公園的草坪上，孩子們在追逐打鬧，年輕人在依偎私語，這一希望或許不久能夠實現。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 我和我先生

我和先生相識整整二十一年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覆蓋了我生命中一半的生活。從鄭重其事地向別人介紹說這是我先生，到已經習慣於叫他老公，這就是距離感從有到無的過程。

生活有時候像一個會慢慢改變人形象的鏡子，照出的人已不是當年的樣子。記得剛認識老公的時候，覺得他特別高大，在越秀公園玉羊塑像前照的一張相片，有如一株碩長而挺拔的松樹，那年輕而又不失成熟的氣質，令我傾心；而今我眼中的他，卻不像過去那樣高大了，難道是他變矮了，抑或是我長高了？時光的刻度真是奇妙，誰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談朋友的日子總是迷人而美好的，那是讓心永遠微笑的回憶。走進圍城，才是真正過家家的開始。二十年了，對老公的性格算是了解了，做了先生的他有默默的細心卻也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粗心或粗放，做了爸爸的他有超乎尋常的責任感和愛心。雖然他性格的底色還是那麼沉靜穩重，但是在十七年婚姻生活中，我們都已「原形畢露」，他習慣於忍讓的作風終於經不住我那種時不時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溝通作風，而必然將兩人帶到實話實說的境地，屢屢抱着「好男不和女鬥」觀念的他終於放下了男人的面具，而袒露了一個人的思想的原野，哪裡有草，哪裡有花，哪裡是不毛的荒蕪，哪裡是永遠會冒出泉水般的有說不完的話題，我知道了自己的丈夫，他看似隨和，但也極其認真，他絕不附和你，除非他真的說錯了什麼，他會認賬，所以他說的話倒都是真的，水分很少。因為我欣賞誠實多於表面的「和諧」（那往往是以互相並不交流為代價的），所以我喜歡這種同中存異的交流狀態。

二十年了，老公依然不常甜言蜜語，所以才會偶爾一句，夠我受用半天。我是很愛給人過生日的人，每次唱起生日歌恐怕比過生日的還激動。我也希望我的愛人能記得並重視自己的生日。經過這麼多年的薰陶，在我已經進化到了告訴自己不要抱太高期望之時，他卻修成正果，知道正式慶祝一番的「儀式」了。而此時的我已經慢慢悟到與其過好一個儀式上的生日，不如每一天過得問心無愧。在一個商業社會裡，其實生日在很多時候是過給別人看的；不過老公對父母生日兄弟生日也開始真的上心，有時候我身體不好，老公還會買一束鮮花捧到我面前，令人溫暖，這也不能不說是受我喜歡「製造驚喜」的影響而「近朱者赤」的結果。

老公在浪漫這一課算是畢業了，可我在他的「管理優選法」一課卻似乎永遠學不了業。他的頭腦經過數學本科、計算機碩士和管理信息系統博士的訓練後，有如一架嚴謹的電腦，任何要做的事經他一過濾，最多五秒走向它要去的方向。但現在變化很大，廣場經過改造，鋪上草坪，按上裝飾，成為市民休閒的場所。我最欣賞的是那片草坪，像一片綠色的絨毯，鋪展在偌大的廣場上，兒童在上面盡情玩耍，青年男女半躺半坐竊竊私語，彷彿一幅優美的水彩畫。我們到達的當晚，廣場上燈光閃爍，草坪中間的舞台上，歌舞演出精彩紛呈，觀眾圍滿四周的草坪，有的人還隨着樂曲跳起舞來。我看着這光景，心中不禁又自問：草坪到底讓不讓踩？

在此前一年，我和老伴還去過多倫多，看望女兒一家。女兒家門前就是一片草坪，孩子們可以在上面騎車，還可以在上面踢足球。一次我們去郊區海公園，進門越過一個小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大草坪，綠茵茵，水汪汪，令人心曠神怡。我們踏着鬆軟的草，走到草坪中心，那是一個巨大的楓葉圖案，四周還配有多座雕刻，引來遊客照相留念。還有一次，我們和女兒、外

孫女出遊，去了安大略湖畔的中心島公園，那裡不僅風光秀麗，草坪就更大，任孩子們和年輕人蹂躪嬉戲，沒有人阻止。我心中的疑問又蹦出來：草坪難道真的不能踐踏？我常常給自己這樣解釋，中國草坪的草種可能不如外國，中國人又多，經不起隨意踐踏。但有時也心生矛盾，正是因為人多，如果公園的草坪開放，公園的活動面積就會增加，就不會再那麼擁擠，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玩兒得更快活，不是嗎？

正當疑問未解之時，近日央視《朝聞天下》報道說，上海世博會場館建設進入最後階段，園區內將建成大片的草坪，迎接成千上萬的參觀者。報道特別強調，這些草坪不怕踐踏，可任遊客自由休閒。聽到這個消息，我的疑問有了答案：中國的草坪也是可以踩的。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就會看到，在我們公園的草坪上，孩子們在追逐打鬧，年輕人在依偎私語，這一希望或許不久能夠實現。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 我和我先生

我和先生相識整整二十一年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覆蓋了我生命中一半的生活。從鄭重其事地向別人介紹說這是我先生，到已經習慣於叫他老公，這就是距離感從有到無的過程。

生活有時候像一個會慢慢改變人形象的鏡子，照出的人已不是當年的樣子。記得剛認識老公的時候，覺得他特別高大，在越秀公園玉羊塑像前照的一張相片，有如一株碩長而挺拔的松樹，那年輕而又不失成熟的氣質，令我傾心；而今我眼中的他，卻不像過去那樣高大了，難道是他變矮了，抑或是我長高了？時光的刻度真是奇妙，誰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談朋友的日子總是迷人而美好的，那是讓心永遠微笑的回憶。走進圍城，才是真正過家家的開始。二十年了，對老公的性格算是了解了，做了先生的他有默默的細心卻也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粗心或粗放，做了爸爸的他有超乎尋常的責任感和愛心。雖然他性格的底色還是那麼沉靜穩重，但是在十七年婚姻生活中，我們都已「原形畢露」，他習慣於忍讓的作風終於經不住我那種時不時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溝通作風，而必然將兩人帶到實話實說的境地，屢屢抱着「好男不和女鬥」觀念的他終於放下了男人的面具，而袒露了一個人的思想的原野，哪裡有草，哪裡有花，哪裡是不毛的荒蕪，哪裡是永遠會冒出泉水般的有說不完的話題，我知道了自己的丈夫，他看似隨和，但也極其認真，他絕不附和你，除非他真的說錯了什麼，他會認賬，所以他說的話倒都是真的，水分很少。因為我欣賞誠實多於表面的「和諧」（那往往是以互相並不交流為代價的），所以我喜歡這種同中存異的交流狀態。

二十年了，老公依然不常甜言蜜語，所以才會偶爾一句，夠我受用半天。我是很愛給人過生日的人，每次唱起生日歌恐怕比過生日的還激動。我也希望我的愛人能記得並重視自己的生日。經過這麼多年的薰陶，在我已經進化到了告訴自己不要抱太高期望之時，他卻修成正果，知道正式慶祝一番的「儀式」了。而此時的我已經慢慢悟到與其過好一個儀式上的生日，不如每一天過得問心無愧。在一個商業社會裡，其實生日在很多時候是過給別人看的；不過老公對父母生日兄弟生日也開始真的上心，有時候我身體不好，老公還會買一束鮮花捧到我面前，令人溫暖，這也不能不說是受我喜歡「製造驚喜」的影響而「近朱者赤」的結果。

老公在浪漫這一課算是畢業了，可我在他的「管理優選法」一課卻似乎永遠學不了業。他的頭腦經過數學本科、計算機碩士和管理信息系統博士的訓練後，有如一架嚴謹的電腦，任何要做的事經他一過濾，最多五秒走向它要去的方向。但現在變化很大，廣場經過改造，鋪上草坪，按上裝飾，成為市民休閒的場所。我最欣賞的是那片草坪，像一片綠色的絨毯，鋪展在偌大的廣場上，兒童在上面盡情玩耍，青年男女半躺半坐竊竊私語，彷彿一幅優美的水彩畫。我們到達的當晚，廣場上燈光閃爍，草坪中間的舞台上，歌舞演出精彩紛呈，觀眾圍滿四周的草坪，有的人還隨着樂曲跳起舞來。我看着這光景，心中不禁又自問：草坪到底讓不讓踩？

在此前一年，我和老伴還去過多倫多，看望女兒一家。女兒家門前就是一片草坪，孩子們可以在上面騎車，還可以在上面踢足球。一次我們去郊區海公園，進門越過一個小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大草坪，綠茵茵，水汪汪，令人心曠神怡。我們踏着鬆軟的草，走到草坪中心，那是一個巨大的楓葉圖案，四周還配有多座雕刻，引來遊客照相留念。還有一次，我們和女兒、外

孫女出遊，去了安大略湖畔的中心島公園，那裡不僅風光秀麗，草坪就更大，任孩子們和年輕人蹂躪嬉戲，沒有人阻止。我心中的疑問又蹦出來：草坪難道真的不能踐踏？我常常給自己這樣解釋，中國草坪的草種可能不如外國，中國人又多，經不起隨意踐踏。但有時也心生矛盾，正是因為人多，如果公園的草坪開放，公園的活動面積就會增加，就不會再那麼擁擠，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玩兒得更快活，不是嗎？

正當疑問未解之時，近日央視《朝聞天下》報道說，上海世博會場館建設進入最後階段，園區內將建成大片的草坪，迎接成千上萬的參觀者。報道特別強調，這些草坪不怕踐踏，可任遊客自由休閒。聽到這個消息，我的疑問有了答案：中國的草坪也是可以踩的。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就會看到，在我們公園的草坪上，孩子們在追逐打鬧，年輕人在依偎私語，這一希望或許不久能夠實現。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讀薄」固然重要，「讀厚」也必不可少。「讀厚」更多要求對相關聯的或類似的、人、事、理、知識點作橫向溝通，並力求在越界而讀上下足功夫，以架構立體式的知識網絡，優化自我視野結構。就如愛因斯坦，除了自然科學知識，他還有更為廣博的文、史、經濟和哲學方面的知識。這對於他思索整個人類的命運，自會更為運用自如，切中肯綮。

## 我和我先生

我和先生相識整整二十一年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覆蓋了我生命中一半的生活。從鄭重其事地向別人介紹說這是我先生，到已經習慣於叫他老公，這就是距離感從有到無的過程。

生活有時候像一個會慢慢改變人形象的鏡子，照出的人已不是當年的樣子。記得剛認識老公的時候，覺得他特別高大，在越秀公園玉羊塑像前照的一張相片，有如一株碩長而挺拔的松樹，那年輕而又不失成熟的氣質，令我傾心；而今我眼中的他，卻不像過去那樣高大了，難道是他變矮了，抑或是我長高了？時光的刻度真是奇妙，誰也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

談朋友的日子總是迷人而美好的，那是讓心永遠微笑的回憶。走進圍城，才是真正過家家的開始。二十年了，對老公的性格算是了解了，做了先生的他有默默的細心卻也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粗心或粗放，做了爸爸的他有超乎尋常的責任感和愛心。雖然他性格的底色還是那麼沉靜穩重，但是在十七年婚姻生活中，我們都已「原形畢露」，他習慣於忍讓的作風終於經不住我那種時不時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溝通作風，而必然將兩人帶到實話實說的境地，屢屢抱着「好男不和女鬥」觀念的他終於放下了男人的面具，而袒露了一個人的思想的原野，哪裡有草，哪裡有花，哪裡是不毛的荒蕪，哪裡是永遠會冒出泉水般的有說不完的話題，我知道了自己的丈夫，他看似隨和，但也極其認真，他絕不附和你，除非他真的說錯了什麼，他會認賬，所以他說的話倒都是真的，水分很少。因為我欣賞誠實多於表面的「和諧」（那往往是以互相並不交流為代價的），所以我喜歡這種同中存異的交流狀態。

二十年了，老公依然不常甜言蜜語，所以才會偶爾一句，夠我受用半天。我是很愛給人過生日的人，每次唱起生日歌恐怕比過生日的還激動。我也希望我的愛人能記得並重視自己的生日。經過這麼多年的薰陶，在我已經進化到了告訴自己不要抱太高期望之時，他卻修成正果，知道正式慶祝一番的「儀式」了。而此時的我已經慢慢悟到與其過好一個儀式上的生日，不如每一天過得問心無愧。在一個商業社會裡，其實生日在很多時候是過給別人看的；不過老公對父母生日兄弟生日也開始真的上心，有時候我身體不好，老公還會買一束鮮花捧到我面前，令人溫暖，這也不能不說是受我喜歡「製造驚喜」的影響而「近朱者赤」的結果。

老公在浪漫這一課算是畢業了，可我在他的「管理優選法」一課卻似乎永遠學不了業。他的頭腦經過數學本科、計算機碩士和管理信息系統博士的訓練後，有如一架嚴謹的電腦，任何要做的事經他一過濾，最多五秒走向它要去的方向。但現在變化很大，廣場經過改造，鋪上草坪，按上裝飾，成為市民休閒的場所。我最欣賞的是那片草坪，像一片綠色的絨毯，鋪展在偌大的廣場上，兒童在上面盡情玩耍，青年男女半躺半坐竊竊私語，彷彿一幅優美的水彩畫。我們到達的當晚，廣場上燈光閃爍，草坪中間的舞台上，歌舞演出精彩紛呈，觀眾圍滿四周的草坪，有的人還隨着樂曲跳起舞來。我看着這光景，心中不禁又自問：草坪到底讓不讓踩？

在此前一年，我和老伴還去過多倫多，看望女兒一家。女兒家門前就是一片草坪，孩子們可以在上面騎車，還可以在上面踢足球。一次我們去郊區海公園，進門越過一個小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大草坪，綠茵茵，水汪汪，令人心曠神怡。我們踏着鬆軟的草，走到草坪中心，那是一個巨大的楓葉圖案，四周還配有多座雕刻，引來遊客照相留念。還有一次，我們和女兒、外

孫女出遊，去了安大略湖畔的中心島公園，那裡不僅風光秀麗，草坪就更大，任孩子們和年輕人蹂躪嬉戲，沒有人阻止。我心中的疑問又蹦出來：草坪難道真的不能踐踏？我常常給自己這樣解釋，中國草坪的草種可能不如外國，中國人又多，經不起隨意踐踏。但有時也心生矛盾，正是因為人多，如果公園的草坪開放，公園的活動面積就會增加，就不會再那麼擁擠，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玩兒得更快活，不是嗎？

正當疑問未解之時，近日央視《朝聞天下》報道說，上海世博會場